



## 柔佛将成为巫统的翻身仗

16-04-2026

作者：李泰德

（华研智库委员兼特约研究员）

作为在马来西亚执政超过 60 年的政党，巫统如今面对的，已不只是能否在来届大选后继续执政的问题，而是更根本的方向抉择——它还能不能成为主导马来西亚政局的力量。2018 年与 2022 年两场大选的接连重挫，已彻底终结巫统长期近乎理所当然的执政地位。即便在选后与希望联盟共组团结政府，巫统也不过是权力结构中的次要角色，而非昔日那个拍板的核心政党。因此，巫统的真正目标，从来不是能否继续留在政府，而是在选后重新成为主导执政团队的一方。

近日，副首相兼巫统党主席阿末扎希表明，国阵将在来届大选挑战超过半数国会议席，目标直指 115 席。这不仅是一项选举部署，更是政治宣示：巫统拒绝长期屈居执政联盟第二把交椅。问题在于，在政治版图高度碎片化、选民结构剧烈转变的现实下，如此雄心究竟是战略布局，还是一场高风险的豪赌？答案很可能取决于一个关键战场——柔佛州。

柔佛州不仅是巫统最后的堡垒，更是能否翻身的筹码。长期以来，柔佛被视为巫统的南方堡垒，即便在 2022 年大选的低潮中，巫统仍在该州赢得 8 个国席，加上马华公会的 2 席，占国阵整体战绩的三分之一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说明在全国支持率崩塌之际，柔佛仍是少数未完全倒向反对阵营的州属。

更关键的是，2022 年选举结果显示，国阵在柔佛仍保有约 45% 的马来选票，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该届选举国阵在马来半岛得到的马来选票仅约三成，是历来最糟糕的表现。至于由伊斯兰党和土著团结党组成的国盟，则取得高达五成五的马来选票，希盟仅获得一成五的马来选民支持。这意味着，当巫统在其他州属失去基本盘时，依然在柔佛保留着最核心的政治资本。但必须了解的是，柔佛州对巫统的意义已经发生改变，它不再只是稳固的根据地，而是巫统能否东山再起的最后试验场。如果连柔佛的优势都无法巩固，所谓重返第一大党只不过是空谈。

围绕柔佛的关键，对国阵或巫统来说不只是能不能赢，而是在什么情况下赢。柔佛与马六甲州政府的任期，分别在 2027 年 4 月与 2026 年 12 月届满，这使得州选是否与国家大选同步举行，成为颇具政治风险的选择。表面上，这是时间安排问题，实质上是决定选举结果的策略抉择。历史已经提供清楚的答案，在 2018 年全国大选中，时任首相纳吉所引发的全国反风，透过“衣尾效应”（coattail effect）全面扩散。即便当时柔



## 柔佛将成为巫统的翻身仗

16-04-2026

作者：李泰德

（华研智库委员兼特约研究员）

佛州政府与州务大臣卡立诺丁的满意度高达七成以上，选民仍在国州两张选票上同时否决国阵，导致巫统首次失守全国与柔佛州政权。这清楚显示，当国州选举同步进行时，地方政绩往往无法对抗全国情绪。

因此，如果巫统选择让柔佛州选单独举行，其实有助于切断这种全国情绪影响表现的投票行为，州选不再是对联邦政府的公投，而是对州政府表现的单独评估。在由现任州务大臣翁哈菲兹领导的州政府施政评价不俗的情况下，这种安排显然有利国阵。换言之，分开选举是巫统翻身的前提条件。如今盛传柔佛可能在7月举行州选举。

然而，更关键的问题，是巫统在柔佛究竟要不要继续依赖希盟？自团结政府成立以来，巫统与希盟的合作，一直建立在现实权力分配之上，而非选民基础的整合。两者的支持群体在结构上存在明显张力，尤其是在马来选民层面，巫统与国盟的竞争更为直接。这就带出一个核心判断：如果巫统继续依赖希盟，它将难以重建自身在马来选民中的主导地位。

柔佛州选提供一个很好的测试机会。若巫统选择在56个州议席全面上阵，并放弃与希盟合作，更是在向选民传递一个讯号：它仍然是一支可以独立执政的力量，一旦大胜，在柔佛州选结果所获得的验证，政治后果将极为深远。在这情况下，在与希盟进行议席谈判时，可能摆出更强势姿态，以争取在更多国盟的议席选区上阵，甚至可能在希盟现有的部分选区上阵。

这将改变整个选后权力结构。若国阵重新成为最大阵营，结盟对象将不再是被动选择，而是主动权衡。也就是说，国阵可选择继续与希盟合作，还是仅获得沙巴、砂拉越政党支持，或甚至是同国盟共组下届政府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柔佛州选对巫统的意义，早已超越地方政治本身。它是来届全国大选的压力测试与路线选择。若巫统最终成功突围，阿末扎希有望转守为攻，尝试重登最大党地位，甚至问鼎首相，因此，柔佛州选的策略抉择，将直接成为巫统重返权力巅峰的起点。